



# 彭燕郊： 一朵“永不熄灭的火焰”

彭燕郊是一个奇迹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吴思敬

彭燕郊与诗歌不离不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诗情和创造力，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无论是就创作时间跨度之长，还是就创作的不断求新求变而言，彭燕郊都是一个奇迹。他的诗歌充满了一种自由的精神，充满了对现代性的追求。

80年代中期以后，他特别重视“诗与思”的关系，强调从“抒情”到“思考”的转换。在古稀之年写出了对自我进行反思、具有精神突围意义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将炽烈的情感、空灵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美学家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王鲁湘

我脑子里浮现出了当年在湘潭大学和彭燕郊老师在一起的一些情景。

彭老师当时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他令人惊讶的艺术修养。在湘潭大学，彭燕郊老师一个人就给我带来了一个丰满的美学环境。在彭燕郊老师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散发着一种优雅的美学光辉。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美学家。他不仅给我们讲诗歌欣赏课，讲民间文学，还给我们做艺术欣赏讲座，晚上在阶梯教室里给我们开唱片欣赏会，带着我们进入古典音乐的环境里去。我喜欢美术，他会经常同我单独聊一些中外画家的故事……

而他写的诗，其实就是一个美学的森林，他很多诗写的是其他的艺术门类，他以诗的语言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艺术门类的审美的、欣赏的深度中。后来我到北大哲学系读美学专业研究生，可以说和彭燕郊老师在湘大这几年对

的意象与理性的思考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险中求胜的艺术范式，晚年的彭燕郊宝刀不老，依然保持着旺盛诗情和创造力。

他提出“要有胆量写不像诗的诗”，要有勇气写不像人们观念中久已习惯了的那种诗，这是对诗的内在精神的肯定与尊重，体现了彭燕郊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求新求变的精神。彭燕郊的诗学理论主张，是彭燕郊对中国新诗理论的重要贡献。

我的熏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彭燕郊先生近七十年漫长的诗歌创作过程，丰富的阅历，造就了一个难得的文学景观，我称之为“独树成林”。这不仅仅是一个诗歌景观，因为彭燕郊老师不仅是诗人，也是学者，是民间文学收集者、研究者，是教育家，是收藏家，是具有广泛艺术爱好的人，所以他是一个“独树成林”的美学现象。只有这样去理解，才能看到彭燕郊先生的丰满。

在他的诗歌中间，在他与全国老、中、青三代诗人的书信往来中，都充满着他的思考，不断地怀疑，不断地追问，就像屈原一样不断地“天问”。他的《混沌初开》其实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天问》。这种直到耄耋衰年、直到生命终结，都旺盛保持的怀疑的精神、思考的气质，是彭燕郊先生身上最可贵的一种品质。

他是被新诗史严重低估的诗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太胜

在我心目中，彭燕郊先生是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每年我都会在研究生有关现代诗学的课程上讨论和讲授彭先生的诗。每次都会有学生说，这么优秀的一个诗人，怎么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始终觉得彭先生是被我们新诗史严重低估的诗人。

彭燕郊漫长的写作生涯长达70年。他具有一种惊人的把现实变成想象的诗的能力（我称之为“幻视”），他的诗的声音是节制的、更为有力的声音。在彭先生写得最好的一些诗里，我们可以感觉到那种探索，那种出于智慧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和形式的不确定性，这似乎也成了他诗的艺术本身的一部分。

彭先生在晚期写作中展现出了新的艺术形态，“以思考代替抒情”，让思想有了诗性的音乐化的形式，即思想和音乐相交融的艺术形式。它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散文诗文体的一种创新形式，表现“思想”丰富的可能性，呈现像诗一样又与诗有所不同，甚至是更多变的某种音乐的旋律性的可能，打破了诗体上形式的束缚，这也是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先生作为罕见的诗人的地位会越来越变得清晰起来。诗人与思想家成了同路人，同一类人，他们都用语言写作，都思考人类所面对的处境和人的精神生活。他们间的差异，只在于使用的文体有所不同。

对彭燕郊先生，我们都应该心怀感激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西渡

像我这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的人，特别受益于彭燕郊先生的出版工作，他所筹划、主编的那几套外国诗歌丛书和刊物，我手中几乎都是全的。《诗苑译林》丛书是总结性的，把新诗史上重要的外国译诗都梳理了一遍。《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译介的主

要是现代诗人，介绍比较新的外国诗歌，对当代诗歌的影响更大。彭燕郊先生主编的这些刊物和丛书改变了当代诗人对外国诗歌的整体视野，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及后来的当代诗歌写作，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对彭燕郊先生，我们都应该心怀感激。

默默者存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 易彬

基于全面的文献搜集而编选作家作品集，是作家作品经典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较完备的彭燕郊文集或全集的编选，是未来一段时间亟待进行的工作。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任务。

很多年前，同时代人牛汉曾赞誉彭燕郊为“默默者存”。学人李振声也曾谈到：“燕郊先生的诗，尤其是他晚近的诗，始终维系在一个很高的精神高度上。我虽不便说，它们的存在，是

如何在不时地提示和警醒着人们远离那些足以致使人精神矮化的种种场景和事物，但我心里清楚，它们的存在，是怎样在延缓着我个人精神生活的退化和萎缩的。”这些关于形象、精神与写作的声音显示了彭燕郊评价可能达到的高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文献、特别是比较完备的作品全集的出版，会有更多批评者的加入，会打开更大的研究空间，而彭燕郊的重要性终将得到更为全面的显现。

彭燕郊：拒绝时代而表达时代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王士强

彭燕郊是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意义才越来越凸显的那一类诗人，像酒，越陈越香，越往后才越能品出味道。彭燕郊身上体现出非常纯粹的诗人的品质。他跟时代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对时代有发现、有洞见。他有他自己的定力和坚持，有很强大的自我和独特的精神心理结构与艺术追求，特别是在写作的后期。他身上体现了一位诗人和一位知识分子的节气和风骨，他有自己的精神立场和操守，这一点非常重要。作为“五四之子”的彭燕郊，应该作为理解彭燕郊的一个起点。

在这样的基础上，彭燕郊的文本形成了一个非常宽阔、丰富的艺术世界。他的创作有现实

主义的成分，也有现代主义的成分，两者更多时候是交融混合的；他有面向外部世界、改造社会、跟庞然大物搏斗的“战士”的一面，也有很沉潜、逍遥、自然、日常的一面；在美学风格上他有很异质性、充满紧张感、与“深渊”的对峙，对“恶之花”的书写，也有很冲淡、平和、朴质的作品……他的体量很大、变化很多，是一位综合性的诗人。他是通过拒绝时代而表达时代，通过审视时代而克服时代的诗人。他的诗具有超越性、生长性，也是能够与当前的时代产生关联、互动的。所以，对彭燕郊的研究还有非常广阔的空间，的确还只是一个开始。

他获得了对同时代人的超越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龚旭东

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具有精神史诗意义和超越意义的诗作不多，屈原《离骚》算一部，陶渊明《饮酒》和阮籍《感怀》各算半个；然后是鲁迅的《野草》，然后是彭燕郊的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以鲁迅的《野草》为标高，站到新诗百年的宏大空间里才可以看到，彭燕郊《混沌初开》是鲁迅《野草》之后中国新诗最伟大的作品。这一传统的发展是曾经中断的，彭燕郊是站在20世纪末中国新诗史的高度上，站在世界诗歌的全局中，来回应20世纪初的鲁迅《野草》传统，创

作这个作品的。因此，也只有世界诗歌的全局及新诗百年的大系统中，才能真正看出这部伟大作品的价值、意义和启示性。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里，彭燕郊都选择了相对边缘的一种人生和艺术位置。他对主流主题内容的边缘化、个性化表达，是一种自觉选择。这种追求与坚持，让他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思考空间和与众不同、甚至不合时宜的美学风格。也正是这种追求，让他获得了对同时代人的超越。



父辈的旗帜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 父亲的诗

谭滔（土家族）

又近清明，常想起离开已4年的父亲。他要是活到2020年，就会获得一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身材魁梧，一头乌发，脸上从早到晚都洋溢着笑容。每天很早就夹着书本风风火火出门，天黑以后又夹着一大摞作业本回家。吃完饭，就坐在书桌旁批改作业、备课或看书学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进中学。一天，放学回家，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大人们还没下班回家，我就翻箱倒柜找吃的。找到了一个十分精巧的小皮箱，谁知打开一看，箱子里放了几本相册和笔记本。相册里全是父亲参加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时的照片。有父亲和战友的合影，也有父亲英姿勃勃的个人照。笔记本里，贴满了父亲在各种刊物发表的一首首诗歌，并注明了创作时间和写某首诗时的环境及心情。

我朦朦胧胧意识到父亲还有一段光荣历史。从此，只要一放学回家，我就会偷偷翻看这些照片，诵读那些诗歌。我慢慢了解到，父亲1931年8月出生在湘乡县（现为湘乡市）一个小山村。1949年9月，刚满18岁的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45军401团当了一名宣传员。父亲一参军，就投入到了紧张激烈的战斗，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进军广西，追击南逃的白崇禧部队。1950年2月，父亲所在的团和友军在广西打了一个大胜仗。通过两天激战，全歼敌军近7000人，活捉敌17兵团司令刘嘉树及所属军官7人，将广西境内的国民党残部全部歼灭。由于父亲有高中文化，工作非常积极，不久就由团宣传队调到了师文工团担任创作员。

1952年，入朝之前，野战军部队进行了整编。父亲所在的45军133师和134师调入46军，44军的130师和131师391团与45军合编成一个军。两军整编后组成了新的54军。1953年1月，新组建的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就马不停蹄地奔赴了朝鲜前线。

作为朝鲜战场上的一名文艺兵，不管行军多么累，条件多么艰苦，父亲一到驻地就在墙上写标语、画漫画、排练文艺节目或站在公路边、山脚下，打着竹板鼓舞士气。一有时间，父亲就写日记和诗歌。在朝鲜战场，父亲先后创作了《和平列车》组诗6首、《战斗空隙》《重建家园》《人民战士回家乡》《女兵吟》《我该不该把你叫醒》《我的心又飞到了朝鲜》等几十首诗歌。作品先后入选《全国一九五七年诗歌选》《志愿军诗歌100首》《萌芽》《星星》专辑，为此父亲多次立功受奖，被誉为军旅诗人。

我无法揣摩到父亲当时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心情，更无法想象在烽火

连天的战场，在阴暗潮湿的坑道，父亲是如何用手中的笔进行诗歌创作的。但是父亲创作的每一首诗，都成为我心中一面鲜艳的旗帜。其中很多首都让我难以忘怀，至今还可以全文背诵。

其中一首诗名为《我该不该把你叫醒》：

夜，又浓又深，  
风，又急又紧，  
松涛在屋外呼啸  
我的心比夜更深沉。  
我一次次走到阿妈妮炕前，  
像第一次离开母亲。  
今夜我就要回国  
阿妈妮！我该不该把你叫醒？  
在她梦中的记忆里，  
还流着战争的泪痕，  
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前线牺牲，  
她把我当做最亲的亲人。  
给她把水缸挑满，  
给她把大衣盖紧，  
还像往日出发那样，  
轻轻地走出房门。  
那她还会天天在门外守望，  
还会酿好米酒等我回村。  
阿妈妮啊！阿妈妮，  
我到底该不该把你叫醒？

这首诗创作于1955年4月朝鲜永兴。当时，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部队在前线阵地一边坚守防御，一边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文工队已撤编，父亲就要告别军营。临行前，父亲去和一位朝鲜大娘告别。当时两人依依不舍，难舍难分。一回到驻地，父亲饱含热泪，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抒情诗。这首诗经《萌芽》1957年11期发表，各大报纸杂志竞相转载，轰动一时，万人传颂。

也许就是从偷读到父亲的诗歌起，我便暗暗立志要像父亲那样做一名诗人。我高中一毕业，就下到到一个十分偏远的公社当了一名知青。尽管条件艰苦，每天劳动腰酸背痛，但每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坚持看书学习，坚持学写诗，白天写，晚上写。参加工作后，我不抽烟、不喝酒。一有时间就去新华书店、图书馆买书、借书。我迷上了创作，它让我体验到了无比的欢欣和快乐。我从内心深处感谢父亲给了我取之不竭的创作动力和精神源泉。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4月，我创作的第一首诗《故乡的小河》终于在报刊发表。2003年3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我第一本诗集《湘西诗情》。2020年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第二本诗集《湘西诗笺》。我也成为了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我从一名普普通通的职工，被推荐上了大学，转了干，入了党，还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后又调省委机关工作。

父亲，我真的要感谢你！你虽然离开了我，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金银珠宝，但你留给我的一首首诗歌，已成为我心中的一座丰碑，成为激励我不断前行的磅礴力量。

